

1600多年前那个寒冷而血腥的冬夜，在刘牢之率军强渡洛涧斩杀数倍于己之敌时，他一定不会想到，十几年后会与东海边一个叫句章的小县城扯上关系。

他更不会想到，句章之事，会成就那一位改变历史的枭雄，并在今日宁波的土地上留下最古老的一段城垣。

## 六朝旧事起筱墙

一刀 文/摄

一  
洛涧是流入安徽淮水的一条小河。

公元383年十一月，作为东晋最精锐部队“北府军”中的第一猛将，刘牢之在这条小河上以5000军兵大破前秦两万骁骑，击杀一万五千人，由此拉开了著名的淝水之战的序幕。

这一战，让淝水之战开战前夜望东晋军营的前秦雄主苻坚，生草木皆兵之惧。

淝水之战东晋方面的主帅叫谢玄，赫赫一代名将，以八万人对前秦大军百万人，却杀得对方尸塞淝水，给千年之后留下一个风声鹤唳的成语故事。

十几年后，谢玄的妹妹、妹夫，也和句章之事发生了关系。

句章故城在今天慈城姚江边的城山渡，当时还是会稽郡下面的一个县。而谢玄的妹夫王凝之，在句章事发时是会稽郡的长官。

王凝之是王羲之的次子，也是那位“雪夜访戴”的王徽之以及书法成就直追其父的王献之的哥哥。他的老婆，叫谢道韞，谢玄的亲妹妹，也是淝水之战总指挥、东晋名相谢安的侄女。

谢道韞一代才女，以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对答谢安的“白雪纷纷何所似”，而被誉为“咏絮之才”。鄞人王应麟《三字经》中，便有“蔡文姬，能辨琴；谢道韞，能咏吟”一句赞之。

刘牢之、王凝之、谢道韞，以及那位即将出场的一代枭雄，于淝水之战十几年后的公元399年，命运纠缠到了一起。

二

399年，孙恩起事。

易中天称孙恩是“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头目”。其人信奉一种叫五斗米道的道教，根据地在舟山群岛。有人把这次起事称作“中原海寇之始”，孙恩也被奉为中国海盗鼻祖。不过，这些说法不一定靠谱，孙恩不过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而已。

是年，借东晋执政者征调三吴民众入都城建康（即今天的南京）充实兵员、民心不稳之时，孙恩率百余人出舟山，攻下上虞，继而破会稽郡城。一时应者云集，“旬日之中聚数十万”。

王凝之便会在会稽郡城破时被杀。

同样信奉五斗米道的这位王大人，在孙恩奔杀而来时，既不出兵阻击也不设防，却是天天躲在密室里祷告，还宣称已向大仙请到数万鬼兵把守要津、不必担心……

倒是谢道韞虽是女子，城破之时却一无所惧，在家门外手持利刃迎敌，孙恩竟为之所慑而不敢杀。其后谢道韞独居会稽城，不问世事。

东晋政府当然不能不问孙恩事，旋即征调北府兵弹镇，刘牢之为主将之一。

在这位北府军第一猛将手下，孙恩讨不得好，退回舟山海岛。但第二年其再次起事，从淡口也就是今天的镇海甬江入海处登陆，先占余姚，再进上虞，攻会稽。

这一年，是公元400年。那位日后的枭雄，就此横空出世。

三

他叫刘裕，出生寒门，像他同族的刘备那般卖过草鞋，也以砍柴、种地乃至赌博维持生计。

在镇压孙恩起事中，刘裕居功厥伟。

事实上，在孙恩起事伊始，还只是刘牢之手下的一名小军官的刘裕，就崭露头角了。一天，刘牢之派刘裕率几十人侦察孙恩军动向，途中正遇几千义军，身边兵丁皆战死，“裕独驱数千人”。

400年，刘裕奉命领偏师东进，戍守句章。

其时句章城不但“卑小”，而且战士“不盈数百”。故而刘裕改筑句章新城于小溪，即今天的“四明首镇”鄞江——在唐长庆元年即公元821年明州筑子城、宁波建城之前，历四百余年，鄞江小溪一直是明州治所在。

401年二月，句章战役打响。是役，句章城“被围数十日，无日不战”。刘裕最后把孙恩再一次赶回了舟山海岛。

此后一年间，不死心的孙恩又几次出海起兵，却都被刘裕打败，最终于402年走投无路、跳海自尽。

刘裕借此“靖乱之功”，在军中及东晋末年的政坛上威望日隆，进而以此为起点，北伐西征，收复洛阳、长安，完成了击楫中流的祖逖做梦都想达到的恢复中原的大业，最终在420年完成晋宋易代，称宋武帝，史誉其为“南朝第一帝”。

余姚先贤虞世南评刘裕：“宋祖以匹夫挺剑……成旗所指，无往不捷。”将刘裕与汉高祖、汉光武帝并列。梁启超列举自商、周以来四千余年大胜过北方胡人的汉人帝王，“稍足为历史之光者”，说只有赵武灵王、秦始皇、汉武帝和宋武帝，“如斯而已！如斯而已！”

顺便说一句，在孙恩败亡后的第二年即公元404年，时年40岁的陶渊明来到当时还是镇军将军的刘裕帐下，当了一名参军。但在刘宋一朝，陶渊明恶其政局，再未为官。

句章，为刘裕奠定了成为一代雄主的基础。而宁波的城建史，更因为刘裕而留下了一段传说。

四

在刘裕与孙恩战于句章新城的401年，古籍载刘裕为御敌，筑土城以塞三江。

这城基，相传就在今天的西门口外面。南宋《乾道四明图经》之《城池》中说：“西城外有城基，上生竹篠，俗曰筱墙，即故基也……晋末孙恩海寇也，其犯会稽，则由上虞以入，不由乎明州者，亦以此城据三江之险云。”

所谓筱墙，据说就是垒土之上生了筱竹，便成了墙。今址，就是今天汪弄社区内的筱墙巷。或许称筱墙巷为宁波有城垣之始，尚欠缺些史料证据，但它是宁波最早的军事防御工事倒已被公认。

不过从今天筱墙巷的位置，很难看出其居然可以“据三江之险”。这条南起中山路、北至体育场路的小巷子，全长不到600米，东距三江口由约2.5公里之远，东北直线行抵姚江也要一公里多。但在1600多年前，今日西门口的土地是怎样的地形，今人可是难以想象了。

今天走进筱墙巷，是典型的老小区内道路的景象。巷子两侧车首接着车尾，挤得小巷更为逼仄。偶有楼间空地延出巷子，冬日暖阳下，就是小区老人们负暄闲谈的小阵地了。巷子外面，地铁相关工地的施工声、中山路翠柏路体育场路上的车声人声，不绝于耳……

岁月安详。筱墙巷流变千载，今天，我们也同样是无法想象当年的兵凶祸连、人心惶惶了。

也因此，我们得以在这里安心地闲谈筱墙的历史烟云深处这些六朝旧事。

